

女企业家

(台湾) 杨青矗 著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

* T 0 3 3 8 9 5 *

女企业家

(台湾) 杨青矗 著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一九九六年·北京

(京)新登字 002 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1-96-0054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女企业家/杨青矗著. - 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 1996. 10

ISBN 7-02-002320-7

I. 女… II. 杨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6)第 05623 号

责任编辑:杨 渡 彭沁阳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(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)

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字数 307 千字 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13.375 插页 2

1996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

1996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5000

定价 21.00 元

敲开女强人爱情与事业的标箱 探讨企业家标箱里的人生底价

——《女企业家》序

(台湾)柴松林

《女企业家》是台湾第一部企业长篇小说,分《心标》与《连云梦》上下两部。

台湾约在一九六三年左右开始起步进入工业化,至一九七三年第一次世界石油危机止,那十年间可说是农业社会到工商社会最明显的转变期,进入七十年代,已具有工商社会的雏形。那十年外销生意相当好做,资本尚未形成,大家缺乏资金,凭着赤手空拳打天下。许多人由摆路摊或做小生意变成企业家;由学徒出身经营小工厂扩展为有机械设备的大工厂,再一厂二厂三厂四厂五厂……而成连锁公司、关系企业,扶摇直上,摇成大企业家。

当然,他们创业的过程相当辛苦,资金短少,没有经营和管理经验,技术也缺乏,一切都在摸索中创业,完全由日夜辛勤工作和某些机遇打下他们的天下。

《心标》与《连云梦》两部的男女主角即是那段期间白手起家的所谓企业强人,反映台湾经济发展企业家赤手空拳打天下的创业历程。以爱情贯串全书,故事延伸至八十年代,历经两次石油危机,这是台湾第一部以经济发展为背景,写白手创业,建筑者搞房地产起落过程的企业长篇小说。

除了记录白手起家之创业过程外,也探讨转型期人们的爱情观、价值观、新旧文化与思想的冲突及变化。

《心标》展示女企业家投下爱情与事业之标。表达朱琪敏与宋经生两个艺术家受工商社会的冲击,放弃艺术白手创业的历程;故事借朱琪敏选择婚姻对象,走企业或艺术之路犹豫不决引起的感情纠葛来呈现。

《连云梦》则展示男企业家标箱里的人生底价。写两次石油危机企业界在破产边缘挣扎,企业女强人夹于新旧社会和思想、文化之中爱情与事业的矛盾、纠缠与抉择。

女主角朱琪敏在《心标》里由一个画家成为企业女强人,她有两位男朋友,一位是企业家、一位是画家,她必须在两男之间择其一。企业、艺术她要走什么路,决定于两者之间她选哪一位做丈夫。她下的人生大标是走企业的路,嫁给经营纺织厂的洪耀全,遗弃穷画家宋经生。后来埋伏在她工厂里的企业女间谍林逸芬与洪耀全同居,导致其夫被暗杀,夫死子亡。她所下之标,标箱里看不到的人生底价是什么?

当她事业飞黄腾达之时,翁姑的旧观念无法容纳她的言行,旧文化与新思想的冲突夹缠她这位“企业寡妇”。她身为大工厂的女总经理,颇多男士垂涎,再婚或守寡经营企业,在她心中日夜挣扎。在《连云梦》中她又下了一支大标,毅然放弃奋斗多年的庞大企业,追求艺术与婚前的男友宋经生,偷偷领养他的私生女,告贷帮他缴支票罚款,从牢中把他救出来。《连云梦》中她所下的标,标箱里看不到的人生底价又是什么?

男主角宋经生在《心标》中,被朱琪敏丢弃,愤而弃画从商,从室内设计、装潢做起,点点滴滴累积了一笔资金,使他经营起建筑业,在房地产抢购的景气时期创下了财富,然后经营各种企业。有钱加上受过朱琪敏遗弃的刺激,在《连云梦》中他除了梦

寐创造他的企业王国，及建造连云大楼之外，过着用金钱换取爱情的日子，与冯华卿生了私生女。后来中了歌星玉黎菁的“仙人跳”，使他宣布破产。

他艰苦熬过两次石油危机，在危机中成长，但接着而来的经济不景气，加上政府对建筑业融资的紧缩，他不得不日夜奔波告债以使连云大楼得以竣工。大楼竣工，却卖不出去；债台高筑，碰上玉黎菁“仙人跳”的轰动，成为他的致命伤，使他无处借贷，周转不灵。讽刺的是连云大楼建竣的第一次使用竟是他用来开债权人会议，宣告破产。

失败，跳票坐牢，他无脸面对红颜知己朱琪敏。朱琪敏从冯华卿手中偷偷领养他的私生女，替他缴纳支票罚款让他出狱，父女见了面他还不知他有个私生女，面前的女孩就是他的女儿。这一章是“流转的地灵”，读来人物鲜活，情节与对话，句句节节扣人心弦，高潮迭起。人灵、地灵在工商社会的冲击下，不断地流转。“流转的地灵”有几种含意与象征：一、宋经生能将偏僻的地方，经他策划建筑后，成为繁华的黄金地带，他创造了地灵。二、中国人男为乾(天)、女为坤(地)，地灵象征书内的几个女性各具灵气与智慧，写她们感情的流转。三、男女主角由画家白手创业，复又一无所有回归绘画，他们的感情与人杰地灵都在流转。四、台湾战后四十多年来，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，一切都在变化。五、宋经生创造了地灵与财富，他拥有的地灵因他的落败而流转为别人所有。

林逸芬由一个女工飞上凤凰枝，成为高展公司总经理的亲密女友，论及婚娶，甘心为高展公司做企业间谍，潜入朱琪敏的纺织厂窃取情报及挖角。不幸被疑用情不专，而遭遗弃。她愤而勾引朱琪敏的丈夫洪耀全秘密同居，企业间谍变成感情窃取者。洪耀全遭受她的旧情人杀害，她生下遗腹子，隐身乡镇开百

货行度日。母亲催她再婚，媒人介绍她与出狱不久的宋经生相亲。原来立志非总经理之流不嫁的她，人生的波折，使她喜欢起一个一无所有的出狱经济犯宋经生。

冯华卿，一个奔放、燃烧生命火焰、多才多艺的热情女子，主张一辈子过独身生活，帮宋经生创造事业，追求宋经生未成，偷偷生下他的女儿，想抚养女儿过一生。结果，不是她所想象那么理想，赶快找人嫁了。

朱琪敏、冯华卿、林逸芬都是工商社会的女强人，各有不同的个性。在目前的都市中，出来打天下的新女性，颇多这类能干的女企业强人。她们有创业的浪漫精神，也历经现代式的爱情故事。她们努力创造自己的事业，也想找个良好的归宿，但何处是夫家？什么是良好的归宿？许多人不得不过着企业女强人的独身生活。杨青矗创造这几位女强人，各具个性，活泼鲜活，跃然纸上，呼之欲出。

目 录

敲开女强人爱情与事业的标箱

探讨企业家标箱里的人生底价

——《女企业家》序 柴松林 1

第一部 心 标

一 企业间谍	3
二 艳火烧红凤凰树	13
三 第一代创业者	24
四 山园溪畔	38
五 总经理车夫	47
六 凝聚的美	57
七 标	78
八 超越时空的艺术	102
九 企业家庭	123
十 反弱为强	130
十一 家族公司	148
十二 创造地灵的人	164
十三 林逸芬的爱情	190

第二部 连 云 梦

一 飘泊的心灵	203
二 寡妇群	219

三	幽篁静看野溪流·····	249
四	绝缘·····	267
五	企业家·····	283
六	营巢·····	299
七	连云大楼·····	323
八	新生命·····	353
九	流转的地灵·····	367
十	暴流·····	394
十一	画烟·····	404

第一部 心 标

一 企业间谍

1

电话铃响，琪敏刚上床陪小廷业睡觉，惺忪中起来听，电话中传来的消息将她吓醒了。挂上话筒，人几乎瘫痪下去。

“爸，妈！”琪敏哆嗦着爬上三楼楼梯向翁姑的卧房叫道：“警察局打电话来，说耀全被人杀伤，很危险，现在送去医院急救。”

“噯唷！”婆婆在床上干嚎：“我的儿子从来没跟人打过架，也没有跟人家结冤仇，怎么被杀伤了？”

“他晚上什么时候出去的？”洪天荣急切地开门冲出来问道。

“吃过晚饭后开车出去的。”

“琪敏，穿上外衣，赶快跟你爸爸到医院去，我在家照顾廷业。”琪敏一面穿外衣一面跟公公打开围墙门，洪天荣瞄一眼车房，另一部轿车停在那里。

“开车或叫车？”

“我不敢开，手脚都发抖，我已打电话叫计程车了。”

计程车送翁媳到医院，耀全的衣服一簇簇红湿的血水，脸色像一团白纸，昏迷躺在急救室的病床上输血。琪敏缴完保证金，回到急救室，穿白长袍制服的医生焦虑地看着她与洪天荣：

“被杀十二刀，已照X光，一刀伤及肺，一刀伤到肝，严重内出血，很少有救回的希望，如果你们同意，即刻开刀救救看。”

“不开刀呢？”洪天荣问。

“只有开刀才有一丝希望，开刀也不一定有救。”

翁媳商量的结果，琪敏签字同意开刀，耀全被护士推进手术室。三个医生、三个护士戴上白帽、白口罩，换了手术室的白衣和拖鞋进入手术室。翁媳在门外等，琪敏坐，坐不住；站，站不稳。心脏一上一下起起落落，等待着生与死的命运。她伏在手术室的门边听，里面除了铿锵可闻的刀剪放进盘子的碰击声外，什么也听不出，空气紧张窒闷。她几次忍受不住想冲进去，门里锁住。她伤心情急，倚着墙饮泣。

谁杀了耀全？何以会被杀？耀全是一个终日忙于事业的人，对家庭很有责任心。万一不治，天啊！那要如何才能将孩子带大？

她巍巍公公，老人家虚脱地坐在椅上呻吟，双肘撑在腿上，双手抱住头，脸孔萎缩，皱纹多了起来。董事长的气派消失了，颤巍巍，仿佛一个受尽侮辱、无处申诉的贩夫走卒。

时间一分一秒都像上刀山下油锅那样受煎熬，熬过了二个多小时，门开了，医生跟护士凝重地走出来。

“断气了！”一个护士取下口罩吁气说道。

琪敏冲进手术室，尸体盖着白布，她翻开头上的布，耀全脸容白皑皑，木头一般硬板板。她肝肺碎裂，趴在尸体上头嚎不出声。洪天荣蹭蹬进来，没几步，跌倒在地上，撑起身，匍匐哀号着呼唤。

2

琪敏清理耀全的总经理办公室，把每个抽屉及柜子的东西全部搬出来，文件一项一项阅读，东西逐一翻开来清点。

案子发生一星期了，仍未找出可靠的线索，警方全力地毯式

地清查不良分子。

根据现场目睹的秘密证人提供给警察局的线索，耀全是在一家西点面包店购买西点出来后，走向他停在路边的轿车，正拿钥匙开车门时，两个青年从后面围上去抽出扁钻往他身上猛戳，旋即倒在血泊中的。行凶的两个青年跳上一辆没有挂牌照的摩托车迅速逃逸，经路人报警，警方开救护车送医急救，因伤重不治。

警方根据凶手骑没有牌照的摩托车行凶，判断可能是谋杀，误杀的成份较少。

谋杀有两种可能性：仇杀或情杀。

为求迅速破案，刑警不辞辛劳，常常来家询问各种可能性。琪敏提供资料给他们清查耀全的交往人物，也收集各种可疑的线索给警方，可是一星期来毫无端倪。

“你慢慢回忆过去的一切，你先生在生意上或在朋友间跟谁结过仇，或闹过不愉快的事；或者你先生有过情人及交往亲密的女朋友。”便衣刑警一再向她这样提示：“你发现什么可疑的，便提供给我们做为侦查的参考。”

琪敏想不起丈夫跟什么人有过罅隙，或者在外面有女人，他每晚都回家睡。

一星期来在哀伤中整个人迷迷糊糊，家里他的物件都清理过了，早晨来清理他的办公室，希望能将他遗留下来的公司业务理出一个头绪来。忽然，在她翻阅的文件中掉下一张女人的生活照片，照片中的女人约二十四五岁，倚在树林中的一棵树干上，嘴角盈盈浅笑，风韵动人。琪敏拿着照片转来转去，从各个角度看照片中女孩的面孔，似乎见过。

“风玲！”琪敏喊办人事的小姐。

吴风玲推门踏进总经理室，琪敏拿相片给她看：

“你见过这个小姐吗？”

“很面熟，好像是我们公司的人。”凤玲推门出去：“我拿人事资料来查查看。”

凤玲抱了两大本名册进来，坐在椅子上，跟琪敏详细对照人事卡片上每一个女员工的照片，对了两个多钟头，两大本人事卡片六百多个女孩子的半身照对了二次，没有一个像照片中的人。

“可能是离职了，档案毁掉了。”凤玲盖上名册思索：“如果不是在我们公司做过，我不会觉得面熟。”

“我也这样想，一定是像每个员工一样，进厂报到时我每个都问过话，我才有点面熟。”

“问门警看他记不记得。”

琪敏将照片拿到大门围墙内的守卫室给守卫看。

“这个照片上的女孩在我们公司的哪一个部门工作？”琪敏用肯定的语气问他。

五十多岁的守卫戴上老花眼镜，把照片左瞄右看。

“好像好久没有见过她了？”

“你想得起来她是怎样的人？”

“我记得，她是我们全厂一个最会装扮，最出色的女孩。”

“怎样装扮法？”琪敏怀疑他说得太夸大：“既然是最出色的女孩我怎么没见过？”

“她在我们厂里好像不很久。”

“你说说看，她怎么样打扮，怎么样出色。”

“我记得她每天换一套摩登的时装穿来上班。”守卫拍拍他半秃的脑袋想：“对，想起来了，她每天换一种很抢眼，很吸引人的衣服。胸前固定挂两圈雾白的珍珠项链；这两圈珍珠项链一圈较小，一圈较大，可说是她的标志。脸容抹得红是红，白是白，很娇艳。上班的女工都骑脚踏车，她骑一部八十 CC 的女用摩

托车上下班。在上下班整群的女作业员经过大门时，不是穿工作服就是朴素便服，只有她，天天要赴宴会似的打扮鲜艳，鹤立鸡群那样抢眼。”

“奇怪，你说得这么出众的一个女孩，我对她毫无印象。”

“我们工厂有六七百个女孩子，您哪能每个有印象？而且，夫人都是坐在办公室里，没有接触的机会。还有，她来厂里工作的时间不久，每月我只看她来上班几天。”守卫吞了吞口水，半晌，又说：“我举个例，有一天下午，总经理正好站在办公大楼门口看女工整群整群地下班，忽然看到这个女孩在人群中骑摩托车慢慢驶出大门，总经理瞬间吃了一惊，从办公大楼追到大门来指着她的后背问我：那个女孩是哪里来的？我说：是我们公司的女孩。总经理不相信，问道：我们公司有这么漂亮的女孩？”

“总经理一看到她，吃惊地追出来问你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这大概是多久的事了？”

“大概一年多了。”

“你知道她在哪一厂工作？”

“我不晓得。”

琪敏心酸不已，沉痛地走向总经理室，吩咐管人事的吴凤玲将各厂的领班一一列出，抄一份领班名册给她。她按名册一个接一个叫来认照片中的女孩。

成衣厂与抽纱厂的领班都不认识她。轮到针织厂，第一个领班一眼便认出来。

“她叫林逸芬，一年前在针织厂品管部做检验工作，关于她的详细情形，问品管部的领班比较了解。”

“你回去叫品管部的领班来。”

品管部领班王如月进入总经理室后，琪敏亲切地牵她并肩

坐在长沙发椅上，拿林逸芬的照片给她看。

“你告诉我一些以前林逸芬在品管部工作的情形。”

“林逸芬本来在纺织厂做成品检验，后来自己请调，调到针织厂的品管部来，大概工作三四个月便辞职了。”王如月说。

“她的为人如何？工作认不认真？”

“她穿着十分时髦，看起来很风流的样子。”王如月凝视桌上的茶杯想：“她每个月有时上班十天，有时七八天，有时十四五天。爱来就来，不爱来就不来。工作不太安分，常借机在整个针织厂跑来跑去，这个搭讪，那个搭讪。我说她好几次，跟我闹得很不愉快。我曾报请针织厂厂长把她开除，厂长那时候说，女作业员不容易雇到，她来做几天算几天。她根本不像出来工作，像出来玩一样。她缺工的日子多，每月领的钱，领不到别人的三分之一。”

“你记得总经理到针织厂找过她吗？”

“这……，我没有印象。”

“她跟我们公司的哪些女孩子交情最好？”

“我不晓得。”王如月想了半晌：“她不住宿舍，在外面租房子住。她有一点比别人漂亮，跟别人不一样的傲气。她似乎不容易跟同事们打成一片。”

“她每月上工不到三分之一，宿舍不住，租房子住，又骑摩托车，又穿的漂亮，打扮的入时，哪里来的钱？”

“常有人像您说的问她。”王如月若有所思地笑着：“她洋洋得意，夸口说，她家每月寄两三千元给她用，不然靠这一点工钱早饿死了。”

“你知道她家的地址吗？”

“不知道，可以查人事档案嘛。”

“她离职一年多了，档案已经毁掉了。”